

茶器瑰寶

康熙宜興胎畫琺瑯折枝花卉

廖寶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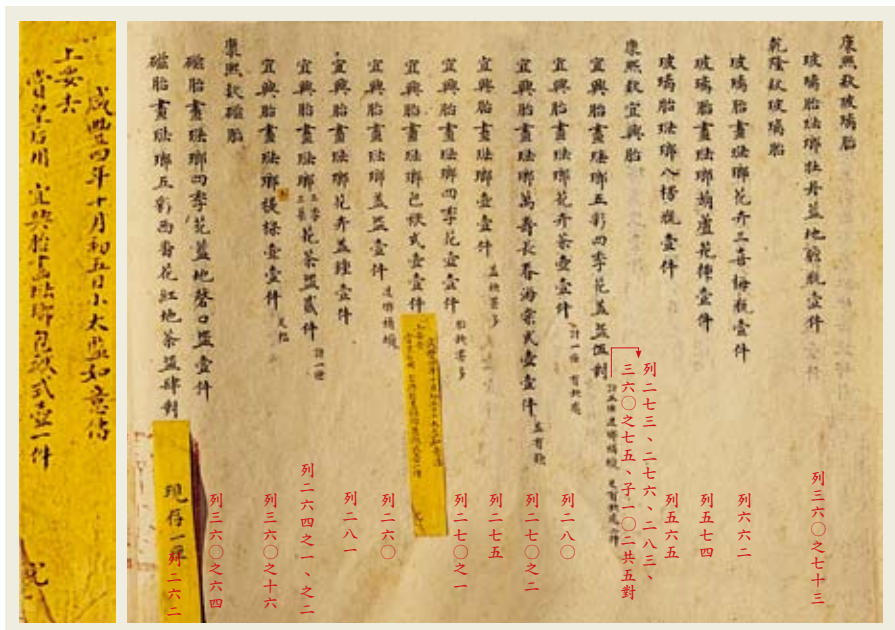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折枝花卉器是清宮茶器中的瑰寶，也是世上獨一無二的收藏，本文即介紹這批風格特殊的茶器以及器上的折枝花卉紋飾。

前言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學貫中西的博學君主，在位期間，廣納百川，潛心西學，西方的科技文明陸續傳進宮廷，畫琺瑯器即於此時經西方傳教士傳入宮廷，深獲康熙皇帝喜愛，於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在宮中設立「琺瑯作」專門燒造琺瑯器；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又建「玻璃廠」，引進西方畫琺瑯的燒製技術，開始提煉畫琺瑯彩料。歷經多次試驗，終於在康熙晚年燒製成功，自此以後迄於乾隆朝，各種胎地如金、銀、銅、宜興、瓷、玻璃等畫琺瑯器皆在宮廷造辦處琺瑯

作坊中完成。其中康熙宜興胎與瓷胎畫琺瑯器，開啟了一器兩地製作的先例。首先在宜興與景德鎮御窯廠分別燒製宜興胎與白瓷胎，精選入宮，再由精於畫琺瑯的人，依照皇帝選定畫稿，在器胎上加繪琺瑯彩料，入爐燒製成器。

根據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以下簡稱《陳設檔》）記載，乾清宮端凝殿所藏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器共有二十件（圖一），除咸豐四年（一八五四）賞皇后御用的「包袱式壺」一件外，其餘十九件悉數藏於本院。十九件中除一件小型提梁壺或為文房水



圖一 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陳008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載：康熙款宜興胎畫琺瑯器共二十件，其中「包袱式壺壹件」於咸豐四年十月賞皇后用，其餘十九件均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附加之「列」字為故宮文物原始典藏編號，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文中「列」字編號為作者查核後所加。）



圖四 康熙 銅胎畫琺瑯四季花黃地觀音瓶
(列三六〇之48/故琺6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康熙 玻璃胎畫琺瑯牡丹藍地膽瓶，此為《陳設檔》
上記載的唯一康熙玻璃胎畫琺瑯(圖一)
(列三六〇之73/故瓷175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康熙 磁胎畫琺瑯花卉淺碗 (金四三一/故瓷14155) 這類寬口淺碗，清宮記錄其作奶茶碗使用，造型與木製
奶茶碗相近，淺紅地上深紅點飾，或開清宮琺瑯彩瓷「錦上添花」紋飾之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滴外，其餘均為茶器。這些披
上華美外衣的宜興胎畫琺瑯茶
器，不僅是康熙朝造辦處琺瑯
作試驗成功之作，也深受雍

正、乾隆寶愛，代代相傳，無
一外流，堪稱中國陶瓷史上稀
有珍貴之器。
本文從這十九件宜興胎畫

琺瑯器上的折枝紋飾談起，發
現它們不僅與同時代宮廷花卉
繪畫扣合，風格上甚至可上溯
至宋代花鳥畫。



圖五 康熙 宜興胎畫珐瑯四季花卉茶壺（列二七五／故瓷1697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方壺在《活計檔》上名為「宜興四方畫珐瑯四季茶壺」，壺面畫四季花卉。而《陳設檔》、《點查報告》俱名「宜興胎畫珐瑯壺」上註「蓋缺甚多」與實物相符。

造型與紋飾

這十九件康熙朝宜興胎畫珐瑯與同時期其他胎地的畫珐瑯器相較，在畫珐瑯的裝飾上有一大特徵，即其他多於胎地上塗施色地，所描繪珐瑯彩畫樣大多為圖案式花紋，（圖二、三）少數雖繪折枝花卉（圖四），但因繪於色地上，

或添加制式圖案蕉葉、蓮瓣等飾紋，故無折枝花卉之自然畫意。宜興胎因以紫砂本色呈現（圖五），於素胎上作寫實折枝花卉果實，並於空隙處施掛透明珐瑯釉，（圖六）設色明豔，風格上與同時代的宮廷繪畫相似。此一特徵與其他胎地畫珐瑯明顯不同，十分特

別。這十九件宜興胎畫珐瑯器分為：茶壺四把、小提梁壺一把、蓋碗十一件、蓋鍾一件、茶碗二件，以下分別說明。

四把茶壺

方壺一把、海棠式壺一把、瓜式壺二把。除方壺外（圖五），其餘三把（圖六、七、八）造型相近，壺身皆為四瓣瓜棱形，這類形制清宮一般以「瓜式壺」或「海棠式壺」訂名。圖六海棠式壺在乾隆三年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原記名為「宜興畫珐瑯海棠式茶壺」；而《陳設檔》（一八三五）、及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則增加「萬壽長春」四字，全名為「宜興胎畫珐瑯萬壽長春海棠式壺」。另兩件宜興畫法珐瑯瓜式壺，一件帶康熙款（圖七）；一件有「卍」「壽」紋飾。（圖八下）兩件瓜式壺造型相近，紋飾不同。

萬壽長春海棠式壺（圖



圖八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花卉茶壺 底部、口沿、蓋面及款識
(列二八〇/故瓷169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棠式壺
(列二七〇之2/故瓷169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壺 (列二七〇之1/故瓷16976)
把手上可見胎缺甚多，與檔案記錄一致。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 器身作四瓣瓜棱形，四棱區上分繪桃花、桃實、芍藥及月季花；蓋捲邊，蓋面以紐為花心，畫黃色秋葵及淺藍野菊。底書「康熙御製」四字黃料楷款，外加雙海棠形黃料圈，中間則加繪白料圈飾。此壺除底部款識圈內及器內素胎無釉外，隙地均薄施透明釉。主要紋飾為壺兩面的桃實，象徵長壽；另流嘴與壺把棱區的月季花又名長春花，兩者合為「萬壽長春」。壺蓋上小缺數處，正與《陳設檔》上的原



圖九 康熙 宜興胎畫珐瑯小提梁壺 (列三六〇之16/故瓷17560) 左下圖可見右足接黏，清宮檔案如實記載了文物的保存狀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始記錄「蓋有缺」(圖一)相符。

宜興胎畫珐瑯四季花壺(圖七)(註)，造型與圖六相同，壺作四瓣瓜棱形，蓋沿作成四瓣蓮瓣形捲邊，壺外壁四棱區分畫牡丹、蓮花、菊花、茶花等四季花卉紋，蓋面飾牡丹及野菊(雛菊)等。器內素胎，紫砂胎地略粗，間雜黑、黃砂點，造成表面略凹凸不平，故紋飾釉彩處，常見氣泡劃破所留棕眼遺痕。外壁除款識圈內，器面均薄施珐瑯透明釉。壺底書「康熙御製」四字黃料楷款，外加粗細雙黃料圈飾。

宜興胎畫珐瑯花卉茶壺(圖八)，器底無款，流嘴下有一「壽」及二「卍」印款，應就是乾隆六年十一月《活計檔》上所載「宜興法瑯瓜式銚二件」中的無款識者。此壺製作精細，與其他同類瓜棱壺的作工迥然不同，壺為蓮瓣口，而蓋口與蓋內沿亦雕作成轉折的蓮瓣，蓋口與壺口必須方向相同才可對準套合。此壺胎泥



圖十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五彩四季花蓋碗 (列三六〇之75/故瓷17568-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五彩四季花)蓋碗、蓋面及底部 (列二六〇/故瓷16970)
蓋碗底部圈足及蓋面圈形紐傷缺，清宮將其磨去，修繕改裝，加飾鍍金銅紐，然仍見磨痕。其原始形制應與圖十相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色較其他潔淨，澀胎上直接施繪琺瑯彩，壺腹四面繪四季花卉，兩面主花及蓋面均為牡丹與秋葵，把及流嘴兩面則畫牡丹、萱花及野菊，而「卍」「壽」款飾則隱藏於牡丹與萱花之間，如不仔細審視，極易忽略。花卉工筆設色，花瓣粉白暈染，富層次變化和立體感。壺內外壁及蓋均無施琺瑯

小提梁壺

宜興胎畫琺瑯小提梁壺 (圖九)，口徑及深度約三公

透明釉，僅流、把及蓋鈕施掛透明釉。全器製作嚴謹，壺底刻劃線條分明，底心有一小圈點，由此作為圓心向四周刻劃四棱，延伸至器身，作四瓣瓜棱形。(圖八底部)

分左右，小不盈把應不作茶壺使用。提梁壺造型特殊，蓋鈕做一角端異獸，施黃綠兩色琺瑯彩料，三足呈如意形外撇，附提梁，壺腹兩面繪飾折枝花月季與菊花，流嘴圍飾盛開蓮瓣一周，另面提梁下飾一圓形「壽」字及二方「卍」字等三印飾，(同圖八，圖九下中)與黃月季花合為「萬壽長春」

的吉祥寓意。器底黃料書「康熙御製」四字楷款，外加粗細雙圈。器內及雙圈款識內隙地均露胎無釉，紋飾之外的隙地則加施透明珫瑯釉（圖九左）。

這把小提梁壺初於乾隆六年配製木匣時，稱為「康熙年製宜興胎畫珫瑯提梁壺一件」，並無「小」字。（圖九木匣）到了道光十五年《陳設

檔》上添加一「小」字，記為「宜興胎畫珫瑯小提梁壺一件，足粘」，由於原無「小」字，是以黃籤浮貼於「提」字右上方（圖一）。至光緒元年、二十八年《陳設檔》所載，「小」字黃籤則已去除，全名訂為「宜興胎畫珫瑯小提梁壺」。此壺於道光十五年時一足已斷經粘合，至今仍見接痕。（圖九底部）清宮檔案如

實地記載了文物當時的收藏經過與保存情形，即如今日博物館的狀況報告。

蓋碗、蓋鍾

蓋碗共有五對及一單件。五對蓋碗，造型、紋飾皆同（圖十）。碗外壁及蓋面均繪飾五色珫瑯四季折枝花卉，有牡丹、月季、蓮花、茶花、菊花、梅花等；碗心及蓋內飾月



圖十二 康熙 宜興胎畫珫瑯花卉蓋鍾及款識（列二八一／故瓷1698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康熙 宜興胎畫珫瑯三季花茶碗及款識，開光內的野菊為康熙皇帝所愛，常於詞臣的野菊圖上題詩贊美。（參照圖三七、三八）
（列二六四之2／故瓷1697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康熙 宜興胎畫珫瑯三果花茶碗及款識（列二六四之1／故瓷169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Jan Davidsz. de Heem 火腿、龍蝦與水果（1652-1653）局部 油畫
鹿特丹Beuningen美術館藏



圖十六 傳宋 錢選 珍果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茶碗

二件茶碗造型相同（圖

碗造型的一大創新。

季及蓮花一朵。碗底書「康熙御製」二行四字黃料楷款，外加粗細雙框圈。蓋碗內面以及碗、蓋之口沿及圈足上一圈均露胎無釉，碗壁紋飾之外加施琺瑯透明釉。

單件蓋碗（圖十一）與五對蓋碗，形制、紋飾俱同，惟在道光十五年以前蓋圈及底部圈足或因傷損，當時《陳設檔》特別註記：「宜興胎畫琺瑯蓋碗壹件，迸琺瑯補蠟」（圖一）。後來或經造辦處修復，將其磨掉並於蓋頂加飾銅鍍金寶珠形紐（圖十一上），如不仔細觀察，或以為蓋碗為平底無足（圖十一下）。修繕改裝後形制別緻，所以光緒元年、

二十八年《陳設檔》均將「迸琺瑯補蠟」四字去除，儼然為一件完整器。以器物學的觀點而言，相對於原生形器（圖十），此器應可列為再生形器。然而，磨去的圈足底雖不易發現磨痕，碗蓋上的圈形紐卻留有遺痕一道。（圖十一下）

蓋鍾（圖十二），形制有如倒置的鐘形，器身較一般茶碗略高。器內、蓋內及外壁口足凹凸棱弦紋上下均露胎無掛透明釉。內底及蓋內各飾月季花一朵；外壁及蓋面彩繪牡丹、月季、菊花、萬壽菊及茶花等四季花卉，隙地薄施透明釉。碗底書「康熙御製」二行四字黃料楷款，外加粗細雙方框。此件蓋鍾與一般明清無蓋茶鍾，器形明顯不同，尤其是出唇向上折起的口沿殊為特別，與折沿蓋口正好扣合，設計實用合理，這也是康熙朝茶



圖十七 杜黑姆 花與果物的裝飾 油彩畫布 1655年
西洋繪上的花果靜物，皆以光點呈現明暗透視技法，然康熙三果花茶碗（圖十四）並無此表現。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



圖十八 楊·布魯格爾（一世） 青花瓶中的花束 1608年
維也納美術史美術館藏

十三、十四），惟紋飾、款識不同，不是成雙的一對。口足間有凹凸棱弦紋各一圈，全器澀胎無施透明釉，器內無紋，外壁珐瑯彩描繪花果及花卉紋。茶碗于清宮檔案有時亦稱茶元（亦作圓），根據乾隆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活計檔》載，「宜興燒珐瑯茶元四件」原有四件，然傳至道光十五年僅存二單件，故《陳設檔》上載這二件茶碗同置一

匣，品名為「宜興畫珐瑯三季花茶盃」（圖十三）及「宜興畫珐瑯三果花茶盃」（圖十四）貳件計一匣（圖一）。三季花茶碗（圖十三）外壁以黃料繪飾三西洋式蔓草開光，開光內畫康熙皇帝喜愛的折枝野菊與牽牛花；三果花茶碗（圖十四）以果實紋飾為主，花卉為輔，有桃實、荔枝、香櫞、枇杷、柿子、石榴、葡萄、菱角、櫻桃等，果

實之間並飾蘭花、月季、野菊等花卉。碗底書「康熙御製」二行四字黃料楷款，三季花茶碗外加單框圈一周；三果花茶碗不加框圈，款識設計明顯呈現兩件茶碗原就不成對。三果花茶碗上的果實與花卉的排列方式，似未曾出現於以往的官窯器上，但類似的組合方式卻見於成化官窯鬥彩器。乍觀花果排列或與西洋油畫寫實靜物繪法相近，然或僅止於組合形



圖十九 明 永樂 青花轉枝月季花茶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明 成化 鬥彩團花果茶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一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花卉壺（圖八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象，若再仔細觀察，堆聚的花果上並無使用光影明暗的西洋透視法，特別是光點的使用，（圖十五、十七）排列方式亦不相同。至於構圖與色彩漸層面上的處理，其使用技法或與傳統宋代錢選（約一二三五—一三〇七）的「珍果圖」（圖十六）或明代御用監武英殿畫家所畫「花雜果」或「錦盆堆」較為接近，再往上推溯則或與宋代花果繪畫技法相似，賦彩生動且富靈氣。

折枝花卉紋飾

康熙朝各種胎地畫琺瑯器紋飾，多以規律化花卉圖案呈現（圖二、三），雖有少數以寫生折枝花卉（圖四）或傳統山水風景構圖，但這十九件宜興胎茶器，除三季花茶碗的開光框飾或受西洋影響外（圖十三），其餘茶壺、茶碗、蓋鍾，小提梁壺等，多以唐宋以來的傳統寫生四季折枝花卉或花果紋飾為主題。花卉紋飾均在宮廷琺瑯作坊內繪製，畫工

極為細緻，並以琺瑯白釉（玻璃白）渲染出不同層次，無論花葉的轉折，或色彩的輕重濃淡（圖五、十四），皆富寫生精神，與西洋畫重視光影明暗的技法迥然不同。（圖十七、十八）前者觀察自然，以花葉翻捲、轉折，嫩綠、鮮綠、枯黃等不同色澤，表現宇宙生命的興起更替；花卉或含苞、或欲露、或初綻、或半吐、或盛開，千嬌百媚的形態與色澤，皆呈現了生命週期。



圖二四 清 蔣廷錫 花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南宋（1197） 李迪 紅白芙蓉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五 康熙 宜興胎畫瑤花并茶壺上的三色牡丹（圖五局部）



圖二三 傳宋 錢選 寫生冊 木蘭牡丹（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者強調盛開的花葉，捕捉了生命最燦爛美麗的剎那。兩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反映出東西文化對花卉植物不同的觀察與詮釋。

以濃淡色澤與瑤瑯白料渲染增強紋飾的立體層次，這種技法在康熙朝以前的官窯上極少出現，雖說元明青花與彩瓷上已隱約出現以濃淡釉色呈現紋飾層次（圖十九、二十），但表現手法與康熙朝以後的畫瑤瑯全然不同，筆者認為這種創新手法的出現，是西方瑤瑯彩料與中國工筆花卉渲染技法結合的成果。在技術層面上，瑤瑯彩料的色澤燒製前後大多相同，與明代五彩色釉燒製前後變化很大全然不同。換言之，畫者在運用瑤瑯彩料施繪時已可控制紋飾顏色與效果，並可隨心所欲調配顏色，使得瑤瑯彩畫可以呈現豐富的色澤，這是傳統五彩色釉望塵莫及的。康熙皇帝由於喜愛瑤瑯彩，直接指揮瑤瑯器的製作，他結合傳統花卉寫實繪法，運用外來的顏料與技法，創造出清宮一項嶄新的藝術形態，也



圖二七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花卉茶壺（圖五流嘴面局部）



圖二八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壺（圖七把面局部）



圖二六 清 王石 牡丹木蘭圖軸及局部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開啟了清宮畫琺瑯工藝創新啟後的新篇章。

以院藏十九件宜興胎畫琺瑯折枝花卉茶器而論，筆者認為它靈活運用西洋琺瑯顏料，結合了唐宋以來畫院工筆寫實花卉技法繪製而成。例如宜興胎畫琺瑯茶器上的四季折枝花卉繪法（圖五）十四），就是沿襲了南宋院體畫「折枝寫生」花鳥畫的風格，不僅筆法細膩，設色尤為工整妍麗，並兼顧了花卉的姿態與意境的營造，為後來雍正朝詩畫一體的瓷胎畫琺瑯奠定了基礎。傳統花鳥畫在唐代出現了一個重大變革，就是邊鸞「折枝花」的開創，他摒棄了全景入畫的傳統，只擷取花草最生動感人部分入畫。影響及於兩宋、明清的折枝花卉畫，成為畫院花鳥畫的主流。

四季花卉

清宮造辦處琺瑯作坊採用的畫樣，一般認為源於惲壽平（一六三三—一六九〇）與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的沒骨花卉繪畫。惲壽平是清



圖三一 清 蔣廷錫 花卉草蟲冊第三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二 南宋 秋葵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三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壺（圖七局部）



圖二九 南宋 蓮塘鷺鷥圖軸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三十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花卉茶壺（圖五局部）



圖三五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花卉茶壺（圖五把面局部）

初六大畫家之一，工於花卉，重視寫生，強調形準，自言其花鳥畫沿襲自南唐徐崇嗣的沒骨畫法，寫生寫意並重，設色濃麗，筆調雅逸，在花鳥畫史上樹立獨特小景繪畫風格。此一畫風影響及於康熙朝的詞臣畫家如蔣廷錫、王圖柄、鄒一桂等，他們不同於供職宮廷的職業畫家，其作品被視為清代花鳥畫的正統。所謂沒骨，是直接上色渲染繪花形，宜興胎畫琺瑯上的花卉（圖五）十四）大多以此技法呈現。筆

者透過比較，追尋宜興胎畫琺瑯茶壺、茶碗上四季花卉的構圖、設色脈絡，實可由清代上溯至唐宋。（圖二一）（三八）下以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卉為例，略作比對分析。

牡丹

花葉邊緣以濃淡色澤與

琺瑯白料渲染（圖二一、二五），呈現出立體層次感；花邊留白，花朵細鉤瓣脈，與蔣廷錫、或傳為宋李迪、錢選的芙蓉、牡丹畫法極為相近（圖



圖三四 清 蔣廷錫 花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六 清 蔣廷錫 花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山色野菊喜清風
塞小烟光報嶺楓
喜暑不食秋氣至
教業繁蕊放離宮
乙酉秋日山莊
保成再書



圖三七 清 蔣廷錫 野菊圖軸 圖上方為康熙皇帝的御題詩（乙酉，康熙四十四年170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二（二四）；藍色牡丹，用黑色描繪葉邊（圖二五）與莖脈，也與康熙朝王石的畫風雷同（圖二六）。

荷花

以邊紅內白的渲染方式畫出荷花的層次，以濃淡色調呈現出荷葉翻轉、枯萎、殘缺的景象（圖二七、二八），亦與宋畫神貌相似（圖二九）。

秋葵、菊花

宜興胎上的秋花畫法也

與康熙朝院畫派雷同，設色豔麗，注重花卉的生態與意境的營造。菊瓣多以二粗一細，由內向外，由小至大，條理清晰（圖三三、三四）；秋葵、秋海棠等花卉之渲染或鈎勒（圖三十、三一），其風格除與蔣廷錫、王圖柄等相近外，也可溯源自宋代。（圖三一—三四）

結語

是蔣廷錫花鳥冊的翻版（圖三六），其構圖與畫意，更與宋畫〈百花圖卷〉及存世宋代折枝花卉相近。

象徵冬天的折枝梅花與茶花（圖三五），幾乎可以說

梅花、茶花

象徵冬天的折枝梅花與茶花（圖三五），幾乎可以說

宜興茶器，由於泥質細膩、色澤溫潤古樸、透氣易滲茶，明末以來即廣為文人所愛，康熙皇帝引進西洋珐瑯燒造技術，不僅成功發展出康熙朝畫珐瑯藝術的特色，更將宜興茶器的製作推至高峯。這十九件以紫砂胎色為地，以珐



圖三八 清 蔣廷錫 羣芳擷秀冊頁之四

圖上畫康熙皇帝喜愛的野菊（參照圖十三、十四），及康熙御題詩句：「雨過初涼至，山花滿野馨。雖無紅紫豔，能使屬車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琺瑯料渲染鉤勒，成功地轉換為器身上的花卉色彩，又完全去除了琺瑯彩原有的西洋意象，實可謂為康熙朝在藝術上

註釋：

此件四季花卉壺，現故宮原始典藏編號為「列二七〇之1」，然根據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應為「列二七七」；端凝殿藏品「列二七〇」為「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棠式壺，一把」；「列二七七」為「宜興胎畫琺瑯五彩四季花壺一把」。如今二件不同紋飾的宜興胎畫琺瑯壺皆列在「列二七〇（之1、之2）」同一典藏編號分號不同，記為「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棠式壺，二件」，而「列二七七」從缺，此一差誤或為民國二十四年於上海清點故宮文物時所出，爾後一直沿用至今。

參考文獻：

1. 清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 道光十五年、光緒元年、光緒二十八年，《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博物院。
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10月。
4. 朱家潛，《清代畫琺瑯器製作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三期。
5. 施靜菲，《十八世紀東西交流的見證—清宮畫琺瑯工藝在康熙朝的建立》，《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年春季。
6. 陳夏生，《明清琺瑯工藝概論》，《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年2月。
7. 劉華、金濤主編，《中國花鳥畫全集》上，2001年9月。
8. 廖寶秀，《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年6月。
9. 廖寶秀，《傳統與創新—略論康熙宜興胎畫琺瑯茶器》，《中國紫砂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待刊稿。

的創新成就。筆者認為：康熙宜興胎畫琺瑯多以寫生折枝花卉呈現，也與江南文風有關。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對江南文人生活充分了解，他以唐宋花鳥畫設計江南士人最喜愛的紫砂茶器，平時亦常於蔣廷錫、王石等詞臣的花卉畫上題詩（圖三七、三八），以及在位期間重新彙編《廣群芳譜》等，除了說明康熙皇帝喜歡四季花卉外，又何嘗不是企圖傳達人文思想於器，展現其個人意趣的另一面呢。

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茶器實為清宮絕響，雍乾兩朝雖也製作御用宜興茶器，然雍正喜愛簡潔素雅的素胎紫砂茶器（見本專輯王健華文），乾隆則偏好加飾御製詩、或仿製銅胎琺瑯、或加飾雕漆或漆地描金等工藝效果的宜興器，其形式品味已與康熙朝的宜興器大異其趣。這十九件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器，經雍正、乾隆兩帝的分類製匣，刻意珍藏，得以保存至今，其意義與珍貴性自不待言。